

讲述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故事 纪录电影《六人》中国首映

由詹姆斯·卡梅隆担任监制的纪录电影《六人—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》(以下简称《六人》)将于4月16日上映。

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浪漫爱情故事深入人心,然而,很少有人知道这场二十世纪最大的海难中,竟还有6名中国幸存者。纪录电影《六人》客观、中

立地为观众们揭开了一段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不为人知的历史,他们凭借智慧、勇气、强大的求生欲在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中存活下来,劫后余生的他们却遭受了谎言的诋毁,在之后的百年间颠沛流离,隐姓埋名地度过余生。

导演罗飞在谈及拍摄

初衷时说:“其他700多个幸存者都有后代很骄傲地讲他们的故事,唯独这6个中国人没有后代提起过他们的故事。”决定拍摄之后,一系列的困难接踵而至。调研团队起初只有一份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名单,他们从这些用英文字母记录的名字出发,遍访多个国家地区寻找中

国幸存者的线索,调查历时1000多天。

电影首席研究员施万克表示:“通过这次拍摄我们感受到,从这场海难中幸存,不是他们人生中遭遇的最大困难,他们一直在碰到各种困难。但他们始终坚持,坚持往前走,实现超越。我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,我感受到这种精

神一直在。”

首映现场,卡梅隆通过视频对《六人》调研团队、制作团队表达了敬意:“长达五年的制作以及上千小时的调研工作,这是部我深感荣幸参与其中的影片。”与此同时,卡梅隆还透露,在他的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中,萝丝获救情节的创作灵感,就来自于

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乘客的故事。

制片人罗彤透露,卡梅隆这次提供了无偿帮助,他亲自与福斯公司沟通才获取到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原片的版权。值得一提的是,《六人》中出现的《泰坦尼克号》删减片段是首次在中国银幕上呈现。

(据《羊城晚报》)



展现火箭军官兵风采 《号手就位》开播

4月9日,49集电视剧《号手就位》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,一众主演和台前幕后工作人员集结亮相,分享创作心得。当天还有近200名来自火箭军基层的官兵来到现场,为4月13日播出加油助威。

电视剧《号手就位》根据火箭军青年作家丰杰小说《毕业了当兵去》改编,通过讲述4名地方大学生怀揣不同梦想加入火箭军的成长故事,生动展现火箭军

官兵的风采。该剧于2018年正式启动,历时3年多创作打磨完成。导演张寒冰直言,拍摄《号手就位》的过程既艰辛又快乐,这是一次他终生难忘的拍摄经历。

谈及出演感受,李易峰坦言:“非常幸运能被选中扮演夏拙这个角色,我第一次看完剧本后就一直在笑,剧中的台词非常诙谐幽默,不像以往军旅题材给人的严肃感觉。这部剧有欢笑、有泪水、有爱

情、有热血,结合了非常多的元素,傻子才不拍。”

剃了平头、穿上军装,李易峰直言“不太敢去看镜子里的自己”:“从没想过有一天穿上军装,成为火箭军这样一支神秘队伍的一员。杀青之后我想了好久,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当了一回兵,一时还不习惯退伍,很长时间里没有找回‘李易峰’的感觉。”

剧中,肖央扮演一名导弹车司机郎永诚,是一

位即将退伍的老兵。他直言被真实的人物和经历所打动,毫不犹豫接拍了这部戏,拍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导弹车司机这一岗位的伟大。“老兵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部队,当他们退伍的时候,那个时刻特别美,特别骄傲和自豪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郎永诚一角的原型老兵也现身活动现场,与肖央亲切互动,并对剧集开播表示期待。(据《羊城晚报》)

《速度与激情9》确定引进

由林诣彬执导的《速度与激情9》确定引进内地。近日,环球影业通过官方微博宣布了这个令影迷兴奋的消息。

华裔导演林诣彬从《速度与激情3:东京飘移》开始,连续执导《速度与激情》系列直至第5部。其中,《速度与激情5》的豆瓣评分高达8.4分,跟后来温子仁执导的《速度与激情7》同为该系列中口碑最高的作品。

在2020年2月初,《速度与激情9》曝光了首支预

告片,范·迪塞尔率领“速度家族”再斗强敌,狂野飞车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。但由于疫情原因,2020年3月13日,官方宣布该片在全球范围内撤档,推迟至2021年4月2日在北美公映,后来又延后至2021年5月28日上映,影片的宣传工作一度停滞。目前,《速度与激情9》已经定档6月25日在北美上映,中国内地的档期暂未公布。

虽然范·迪塞尔依然是第一男主角,但没了杰

森·斯坦森和巨石强森,《速度与激情9》似乎在“肌肉含量”上有些令人失望。不过林诣彬的回归仍让不少影迷兴奋,毕竟他的执导风格被公认为在历任导演中最符合该系列的名字——速度与激情。

(据《羊城晚报》)



系列电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,他不仅在唐老大消失的时间里充当过团队老大,也和唐老大一起干过大事,他还是唯一知道唐老大下落的人。

郭德纲自述:我为什么要说“三国”?

郭德纲全新说书节目《老郭有新番》已于4月5日12点上线首播。这个全新潮派说书文化综艺节目,以经典文学故事为基础,在历史演绎故事的说书表演中,和郭德纲一起,重逢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,笑侃有声有色的经典故事,为观众带来文学故事之外的“新知新解”。下面就听听郭德纲的自述。

“其实从我的角度出发,《三国》我应该说也不愿意说。不愿意说是因为说这个书累,说一个《三国》顶说十个《聊斋》的,顶二十个《杨家将》。因为说《三国》你不能信马由缰,想怎么说就怎么说,你得研究,正史、野史、《三国志》怎么说的,《三国演义》怎么说的,民间传闻又怎么样?这还不算,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怎样?政治的角度上怎么分析……包括一些生疏的字你都得给解释清楚了。因为《三国》不是说故事,故事谁不知道,说“三国”的目的就是为了说闲白,为了说三国以外的东西,所以它就难了,这个东西考验的是演员的能力问题。所以,从费力气的角度出发,我不愿意说《三国》。

但是,我也应该说《三国》,因为小的时候,我是先学的评书。我7岁学的评书,9岁学的相声,上世纪80年代末又唱了5年的戏,我也就会这三样,别的全不行。所以,我是很爱说书的。

而且现在这个行业其实是很不景气的——说相声的真真假假,全国你还能找出几千上万个。可说书,你去找,真真假假搁一块,全国连5个、10个都没有,为什么?因为这行不好干、人不好编。这行难就难在这了。你说清朝末年老百姓听书,他听什么都觉得有道理,可现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,你在上面说,他下面拿手机一搜,就知道你在骗他。所以,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不可能再好了,也不可能再像当年那么辉煌了,但是它永远不会完,因为说书卖的是演员的个人魅力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我愿意把我演绎的这种状态下的《三国》拿出来,让大伙听一听,《三国》到现在还能以这种方式存在,这也是件好事。

可是,《三国》应该怎么说呢?不可能纯是陈旧的东西,如果说我还保持着民国、清朝末年的那种说法,那是你自己离这个社会太远了。观众在进步,社会在进步,你要用现代人的角度去解释、去分析、去评论三国。《老郭有新番》,新就得新在这儿。

至于观众,你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之后,他自己就过来了,这是手艺问题。我说史记我也能让你听,南北朝这个都可以说,你如果是个好厨子的话,给你点树叶你也能把它炒好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手艺的话,山珍海味你也能把它做糊了。其实还是取决于说书人自身的能力。这里面包含了他对艺术的热爱、从艺的经历,包括他个人的世界观。

为什么说这行还是难干?过去来说,唱戏的人家叫老板,他商业味儿就足,唯独说书的都被称作先生,他意思就不一样。过去一个说书先生挣的钱,那是顶多少个说相声唱戏挣的钱,这个行业为什么能这么暴利?为什么不是人人都能干?就是因为大多数人干不了,天下事就是如此。这也是这门艺术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。”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